



好 读 书 读 好 书

继《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之后，作家方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软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被“土改”彻底改变命运的女人丁子桃，深陷记忆的漩涡中，丈夫吴医生告诉她：“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对于历史造成的伤痛，方方认为，普通人是可以选择忘记的，只有忘记了才能好好生活；但历史学家、作家应当承担起记忆的责任，为来者讲述曾经发生的事，“忘却过去，忘却自己，也是软埋”。

新作探寻历史，打捞记忆

四川方言里，死后不入棺椁而直接被泥土埋葬，被称为“软埋”。按照民间的说法，软埋之后是不能转世的。方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朋友向她谈到自己的母亲——一位皮肤白皙的老太太，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出逃途中孩子死在自己身边，后来给人做保姆而得以风平浪静地生活。朋友经常听到母亲在半夜里喊疼呀疼，疼的地方在背部，是当年被枪托打的。两年前，朋友的母亲去世。火葬时，她为母亲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觉得她这样做毫无意义。朋友却说一定要满足母亲的愿望，因为即使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母亲仍然多次清晰地表达说：我不要软埋！“突然就被‘软埋’这两个字

击中了，心里顿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那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两个字。我仿佛看到一个黑洞，深不透底。永远有人想要探究，却也永远无法探究清楚。”方方在后记中写下当时的感觉。如今，方方不仅把“软埋”作为书名，也把朋友母亲的某些生活背景变成了小说中的背景。故事循着一横一纵两条线索展开：深陷记忆的漩涡中，女主人公丁子桃在一层又一层地狱之间痛苦挣扎，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当年两个川东地主家族覆灭的故事；而在与记忆平行的现实世界里，丁子桃和吴医生的儿子吴青林则因好奇的鼓动，试图去了解父母当年的情形，而渐渐回到历史现场。

通过人物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小说写到的“土改”部分，是女主人公丁子桃经历过的一段历史。方方坦陈自己“从来没打算写一个只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去控诉的小说”，她认为作为作家，不可能简单地理解这样一场运动，也不可以简单地理解当事人遭受了什么，只能把自己定位在记录者的角度记录下这段历史，尽量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状况——革命者是怎样的，农民是怎样的，地主又是怎样的，将思考人性、判断善恶的权力交给读者。在有些作家回忆过去、追溯过往的作品中，常会抱着“揪着历史算账”的态度，结果可能会使一部小说变成社会历史认知的资料，而不是文学作品。《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是《软埋》最早的读者，在他看来，“《软埋》并不是要去清算历史，而是对活着的人的巨大的爱意。它透光、透气，给人以某种希望”。小说的抒情是隐

藏的，它有“一股地火般的‘内热’，但作者并没有让它冲出地表来灼伤读者，而是把它压住了，使它成为一部艺术品”。《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刘汀也指出，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并非只是写了作家较少涉及的题材，而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展示了不同代际的人面对历史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比如，以丁子桃为代表的曾经的地主阶级、以刘晋源为代表的革命者和政府工作者、以吴青林为代表的后来人和以龙忠勇为代表的孙子的90后，面对过去，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看待、进入和叙述的方式。“这部小说并非要表现一种历史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是要通过这些人物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或者说，是把历史事件放在‘历史的语境’与‘历史的动态’中来考察。”

不能让所有的一切被时间“软埋”

在小说中，方方阐释了“软埋”的两层含义：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尽管方方并没有刻意讲述遗忘和记忆，但不少读者读完仍会将此作为小说的主题。女主人公丁子桃只身逃离家乡后险些丧命，被吴医生救起后便失忆了。吴医生告诉她：“有些事还是不要想起来为好。”吴医生也有一段不愿被提及的往事，他每天记日记，在开始新生活之后他写道：“忘记过去是人生相当重要的功能。”而他们的儿子吴青林在母亲得病后企图通过父亲的日记和母亲的只言片语探寻当年的究竟，最终还是止步了。“因为有遗忘，我和你母亲才能平静地生活这么多年。忘记，能减轻你的负担，让你轻松面对未来。”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给青林。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主人公们都选择了遗忘。方方说，喜欢向后人讲述的

几乎都是自己的光荣历史，而自己的伤痛，则都想急速翻过去，永不被人提及。当然，努力让自己忘记，拒绝回想，以及保持缄默，都是经历者的共同特征，达成这样的共识，也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相关。因为特殊的社会背景，而导致有类似经历的人根本不想让这些历史包袱留给后代继续背负，所以他们通常选择不让后人知道。“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经历，过去的时代离他们的生活很远，他选择知道或者根本不想知道，真的是他们个人的选择。”方方认为，她并不强迫年轻人必须记住历史，年轻人的生活时代不同了，他们觉得很自在、很舒服，他们不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也要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另有一些人，比如小说中的龙忠勇，又比如我们社会中的人文精英，他们应该记下来。记录下来，无非是向后人有个交待，我们曾经如此这般。历史必须有人去记录下这一切，不能让所有的一切被时间软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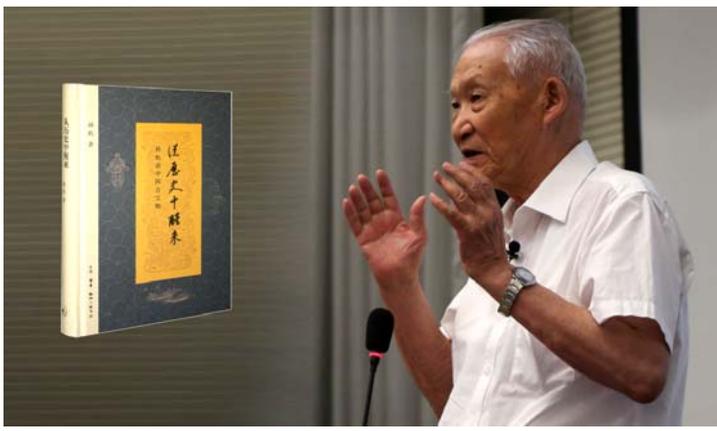
方方：对于历史，我们不能『软埋』



-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 设计：壹纸工作室
- 本版编辑：曲鹏
- 美编：牛长婧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出版两年后，考古学家、文物学家、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的又一著作《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日前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古文物重新注入了活力，复原出岁月侵蚀下模糊乃至消逝了的历史场景，令读者进一步知晓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

孙机：让古文物“从历史中醒来”



探讨文物的社会功能，可以窥见活的古史

孙机先生入行文物界，是从跟随沈从文先生开始的。沈从文当时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员。那时候，历史博物馆还叫北平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因为不太忙，就经常到午门给游客义务讲解，孙机也跟着去听。时间长了，两个人就熟悉起来，孙机于是提出向沈从文拜师学艺。此后，孙机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协助整理了中国古代铜镜的资料，算是学艺入门。孙机先生看到沈先生的研究兴趣首先是普通大众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物品，这一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曾说：“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薪尽火传，古文物的定名、解读，从来不是单纯的考证工作。探讨文物所固有的社会功能，是孙机的古文物研究最终落脚点。他说，“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孙机先生弟子、文物考古学者扬之水在《唐宋家具寻微》后记里说，“从遇安师问学，得到最多的教诲，便是要把琐细的考证系到历史发展的主线”，深中肯綮。不妨说，正是凭借这一点，孙机先生做到了让古文物“从历史中醒来”，在古文物的领域，开拓出一片鲜活的古史新天地。

文物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美之闪光

书中收入的50篇文章，涉及众多门类，有华夏文明共生的动物世界、古代先民的饮食生活、武器装备、科技工具，以及中外艺术交流等。其中一些撰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已被文物界认定为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书中二百多幅严整精细的线图，一如既往地出自孙机先生手绘。他立足于古文物的鉴别与欣赏，强调历史、科学、艺术三重价值，全面整体地解释和重新发现那些不可再生的古文物，力图揭示一物一器的性质与名称、起源与演变，挖掘出某些历史场景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在他笔下，文物不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美之闪光。在讨论古人饮食生活的主题

下，孙机先生讲到了与中国人生活最密切、最普通的日常食品饮料，例如豆腐、酒、茶之类的物品。其中《中国茶文化与中国茶道》一文，作者用一万多字要言不烦地叙述了两千年的中国茶史。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宋代传入日本。古代中国以茶事、茶艺为基础的茶文化，与深受中国影响、历经漫长的历史岁月而形成的日本茶道有着怎样的关系？作者比较了茶叶种植、饮茶方式、茶具制作与特点，以及茶事活动各方面的异同后，认为日本茶道与中国的茶文化存在着质的区别。中国人以务实的人生态度对待茶，自唐以来，即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而走向超现实境界的茶道为日本所独有。

文物的价值不是值多少钱，而在于研究历史

在上个月的上海书展，孙机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当前文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主题演讲。孙机先生不讳言如今文物研究领域存在着牵强附会不够严谨的现象。他说到关于一些文物上的动物图样是否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的“图腾”谜底？答案是“否”，因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腾”都要存疑。他还兴致勃勃地解释了中国古代的信仰问题，治玉历史悠久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和青铜时代相提并论的“玉器时代”，文物界、考古界为何“久讹成真”，等等。

孙先生言辞恳切地表示，研究文物就是接近历史。那些动辄断言某件文物是什么年代、值多少钱的言论，不是做学问的态度。“我是做文物学问的，但我不是做文物鉴定的。做文物鉴定有人来鉴定东西，拿一个杯子，一看，‘这是真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20万’，第三句话没了。这样的文物鉴定和做学问不是一回事，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研究文物。”“如果每件文物都用值多少钱来衡量，还有什么意思。用文物来研究历史才对啊。”